

刘小枫 编修

凯若斯

古希腊语文教程 附录



VI HORA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目 录

1. 古希腊语的重音规则要领 / 1
2. 现代西方语文中的古希腊语素 / 5
3. 古希腊语经典著作基本词汇 / 11
诗歌 11 — 哲学 15 — 色诺芬 18 — 柏拉图 23 — 《新约》 30
4. 希腊语文历史年表 / 37
5. 古希腊语实用词法简表 (郑兴凤译) / 43
重音及其他规则 43 — 介词 59 — 名词 62 — 形容词 71 — 分词 79 — 代词 90 —
数词 96 — 动词的基本形式 99 — $-\omega$ 动词 102 — $-\mu\iota$ 动词 122 — 动词的其他规则形
式 137 — 六种基本时态例词表 140
6. 参考文献 / 145

I. 希腊语的重音规则要领

如果习者留心的话，一定已经注意到，无论名词、形容词还是动词，其重音都并非固定在某个位置或者形态保持不变，而是随变格、变位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没有什么规则呢？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重音规则。

重音符号规则：重音并非固定在某个音节上，或者始终保持一种形态，而是会随（名词、形容词）变格、（动词）变位而发生变化。这当然给掌握语词带来了麻烦，不过，这些变化并非完全没有规则，通过熟悉这些规则，反倒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掌握语词的具体形态。

一般通则：重音规则的通则并不能告诉我们重音应该处乎的位置，而是告诉我们其不可以处乎的位置，比如：无论一个词有多少音节，重音只出现在最后三个音节中的一个之上；下面是几项具体的规则；

1. 昂音仅能出现于最后三个音节中的任何一个音节（无论短、长或双元音）之上，具体说，只有当后面有句号、逗号或一个句子完结时，尾音节才可出现昂音；当音节是长元音或双元音和尾音节为短元音时，次音节才用昂音，或者说，当尾音节是长音节时，次音节上的重音一定为昂音（*ἀπόστολω*【错】，*ἀποστόλω*【对】）；只有当尾音节为短元音时，前音节才用昂音。

2. 抑音只出现于尾音节（无论短、长、双元音）之上；如果一个语词的重音号为昂音，后面紧接另一语词，中间没有标点，就必须用抑音代替昂音：*ἀδελφός* 单独出现是对的，但 *ἀδελφός ἀποστόλου*，而非 *ἀδελφός ἀποστόλου*。

3. 长音只出现在尾音节和次音节的长元音或双元音上，不能用在短元音上：*νόμος*（错）= *νόμος*（对）；既然长音只用于长、双元音，长音不标在作短元音的 *a, i* 上，比较 *δράμα* 和 *δημοκρατία*。如果次音节重读，并包含长或双元音，而尾音节为短元音，则次音节必须是长音；如尾音节是长元音或双元音，则不能用长音在次音节上；尾音节如果是长音节，则长音符和昂音符都可用。

4. 如果重音与送气音符同时出现在一个音节，送气音符要标在前面。重音与送气音一样，要写在开首字母之前，但开首字母为双元音，则写在双元音之第二元音上：*῾Ομηρος*，*῾Ηρα*。

动词的重音规则：动词的重音符号必须（在不违背通则的前提下）尽量前置，无论这动词处于何种形态——仅看一个动词的尾音节，通常就可以决定其重音的位置；如果尾音节是短元音，昂音符必须置于前音节（倘若这个动词有至少三个音节的话），如果尾

音节是长音节，昂音符就置于次音节。

1. 尾音节若是短音节，昂音符必须在前音节：*ἐγίνωσκε*、*ἔπαυσα*；

2. 尾音节若为长音节，按动词语重音规则和重音的一般规则，昂音符位于次音节：*ἐγινώσκου*、*ἐπαύσω*；

3. 双音节的动词，如果尾音节是短的，次音节是长的，重音符必须是长音符：*σῶζε*；如果两个音节都是长音节，则重音不可为长音：*παύση*；

可见，给三个或更多音节的动词标重音，就是封闭尾音节，使之成为受阻的（闭）音节。倘若这个词的尾音节是短的，昂音就在次音节上，如果是长的，昂音也应在次音节上。比较 *παιδεύε* 与 *παιδεύει*。

双音节的动词，重音必在次音节，是昂音抑或长音，完全依赖于次音节和尾音节元音的长短，这意味着使次音节成为受阻音节。如果次音节是短的，重音必为昂音，因为长音不能出现在短元音上：*μένε*；如果次音节是长的，就使尾音节中的元音长度成为受阻音节：*μείνης*；如果尾音节是短元音，重音就是长音：*μείνον*。

名词的重音规则：在不违背通则的前提下，名词的重音尽量与其单数主格的重音保持一致，这称之为名词的持续重音，即名词在变格时重音仍停留在同一音节的元音上；由于几乎所有名词的重音都保持重音位置，应将名词单数主格的重音作为词语的组成部分来记，就像外国人学汉字，必须连同四声一起来掌握字形。

注意观察下列名词的重音变化：

1. *βιβλίον*—*βιβλίον*，尽管尾音节有双元音，重音也不必变，重音仍留于第一形的位置。

2. *ἄνθρωπος* 作为单数主格，其重音在前音节，其他格时，应尽量不移动；但如果尾音节变成了长音节（*ἄνθρωπου* 二格），按重音通则，前音节不能有重音符号，重音当置于次音节；可是，由于尾音节成了长音节，按通则，次音节有重音符的话必须是昂音，因而得是 *ἄνθρώπου*。

3. *νῆσος*【岛屿、半岛】的重音在次音节上，为长音，按重音通则如果尾音节是长的，次音节上的重音必须是昂音（所以 *νήσου*），如果尾音节是短的，次音节上的重音必须是长音（*νήσος*）；

4. *δράμα*—*δράματος*—*δραμάτων*：*δράμα* 是主格的重音位置，在次音节（长元音），尾音节为短元音，故重音必为长音；在 *δράματος* 中，*a* 到了前音节，重音不能再是长音，得变为昂音；在 *δραμάτων* 中，尾音节为长元音，重音不能再留在前音节，得移至次音节；

5. 无论重音通则还是名词重音要则，都没有规定名词 *λογος* 的重音当为 *λόγος* 抑或 *λογός*，只有词典会告诉你，重音在次音节；变格时，如果没有违背其他规则，重音的位置则保持不变。

名词变格时的重音：总起来讲，名词的重音并非总在一个位置或保持一个形态，名词格变时，有时重音会发生位移或变化。比如，一个名词的单数主格的重音在尾音节，按规则，这个名词的重音都应在尾音节；若尾音节为短元音，重音必为昂音，若尾音节是长元音，那么，重音通则和名词重音规则都没有决定该为昂音还是抑音，对于这样的情形，必须单个地具体掌握这个名词变格的重音。

ὁ υἱός【儿子】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这是一个第二变格式名词，如果尾音节有重音，其二格和三格单数均为长音（其他格都不可用长音），复数宾格则为昂音。

单数= *υῖός—υῖοῦ—υῖῶ—υῖόν—υῖέ*; 复数= *υῖοί—υῖῶν—υῖοῖς—υῖούς—υῖοί—υῖοί*。

当尾音节有重音时，无论第一还是第二变格式，复数的属格和与格都是长音，其他均为昂音。

第一变格式名词的复杂性：比起名词的第二变格式（主要为阳性和中性名词），第一格变式（主要为阴性名词）要复杂些，这一变格式名词的词干最末一个字母与词尾有多种不同的组合；先看一般的两种阴性名词的变格形式：

勇敢：*ἀνδρεί-α—ἀνδρεί-ας—ἀνδρεί-α—ἀνδρεί-αν*；*ἀνδρεί-αι—ἀνδρεί-ῶν—ἀνδρεί-αις—ἀνδρεί-ας*

按名词重音规则，重音必须在与单数主格相同的重音所在音节上，但第一变格式是例外，将长音置于复数属格的尾音节上。

除非在 *-α* 前面有 *-ε-ι* 或者 *ρ*（如 *ἀνδρεία*），所有第一变格式单数主格的 *-α* 在单数属格和与格位置时，都变成 *-η*。第一变格式名词的单数主格最后一个字母如果是 *-η*，其他单数各格都变成 *-η*，复数各格则不变。

重音附读的重音变化规则：重音附读不外两个方向（前倾或后倾），因此有前倾附读和后倾附读。后倾附读语词虽然失去自身的重音，却并不改变自身与其前后相邻语词的重音位置，从而没有出现新的重音规则；前倾附读则不然，会出现一些涉及改变（依附词）重音状态的情形。

1. 依附词不能把尾音节的昂音改为抑音：*ἀδελφός μου*（错）=应为 *ἀδελφός μου*；
2. 依附词如果是多音节的，而前音节上有昂音或者次音节上有长音，则必须在尾音节上加一个昂音，从而有两个重音：*ἄνθρωπός μου*、*δώρόν σου*；
3. 倘若依附词本身就是个向后或向前附读的语词，也必须在尾音节上加昂音：*εἷς με* 或 *ἄνθρωπός μου ἔστιν*。

在下列情形中，前倾附读语词保持重音不变：

1. 附读语词本身是个双音节，而其依附词的次音节上有昂音，请比较：*ώρα ἐστίν* 和 *ώρα μου*；
2. 如果附读语词在句子中处于加强语势的位置，或者处于一个分句的句首。

有的时候，附读语词与其依附词连成一个语词，在这样的情形下，重音的位置就按重音通则；事实上，前面讲的依附词的重音规则，其实都是规定不可违背重音通则。比如，若将附读词和依附词连成 *ἄνθρωπος ἐστίν* 来看，明显有违重音通则（重音不可置于前音节之前的音节上）；*ἄνθρωπος μου* 同样有违重音通则（长音只能置于尾音节或次音节），在这两种情形下，只有另加重音符号。*ώρα ἐστίν* 的重音符号应该是 *ώρα ἐστίν*，可是，在一个语词上紧连两个昂音，显然要不得，于是，就让附读词的重音保持不变。

有的时候，有违重音规则的情形也可以接受，比如：*ώρα μου*（违背这样的重音规则：尾音节为长音节的话，重音不能置于前音节）。

2. 现代西方语文中的古希腊语素

通过拉丁语的中介，几乎所有的西欧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古希腊语词，并随时间推移完全融化在自己的语言中，从而我们迄今可以在现代西方语文（英、法、德、意、西班牙语）中见到数量不少的带有古希腊语素的名词（比如动物、作物和各种日常用具的名字，国家制度、职业和科学的概念等等），尽管接受方式各种各样、迂回曲折，表现方式也多种多样——要么维持原样，要么或多或少近似，意思或保持不变或完全改变。

在现代西方语文中，古希腊语素大致可分成两类：

借词——其来源深藏于词干之中；

外来词——基本上是原词，只是某些发音（通常尾音）不同，或重音或词性变了。

作为古希腊语素的“借词”：所谓“借词”，主要指借用古希腊语词作为词干的现代西方语词，除非古典语文学家，一般学人也看不出这些日常语词中有什么古典来源。比如，欧洲人喜欢吃的菜蔬 *Pilz* 【蘑菇】（βωλίτης = 拉丁文 *boletus*）、*Kerbel* 【雪维菜】（词形看起来很像德语，其实源于 *χαϊρέφυλλον* = 拉丁语 *caerifolium*，也就是人们喜欢的菜叶，*χαίρει* 是因为其芬芳扑鼻）和 *Petersilie* 【香菜】（πετροσέλινον = 拉丁语 *petroselinum*），*Minze* 【薄荷】（μίσην = 拉丁语 *menta*）也属此列。在现代欧洲人的装饰植物中，*Veilchen* 【紫罗兰】（德语）源于 *viola* 这个短小的拉丁语词，但这个拉丁语词的词干却可追溯到古希腊语词 *ῥιον* = *Φίον*（读作 *vion*）。如今的欧洲人虽然知道 *Dattel* 【海枣】的产地来源，一般却不知道这名称的古希腊语来源（δάκτυλος 【手指】，因海枣手指似的叶片）。

现在的西方人多已意识不到，他们的有些日常用具或器具的名称来源于古希腊语。如今的德国人可能会想当然地以为，德语的 *Tisch* 【桌子】出自古德意志人的乡村婚礼上的用具，而这个语词实际却来自古希腊人喜欢掷的铁饼（*δίσκος* = 拉丁语 *discus*；公元2世纪后，*δίσκος* 也指“碗”）。与荷马笔下的桌子 *τράπεζα* (*Trapez* 【梯形】) 相似，古日耳曼人的桌子由一个支架和一个小木盘组成，吃饭时既当桌子又当放在面前的碗——塔西佗 (*Tacitus*) 对此有过描绘；德语的 *Kiste* 【箱子】也是经拉丁语 *cista* 源于古希腊语的 *κίστη*。听起来像法语的 *Kanapee*，来自古希腊语 *κωνωπεῖον*（古希腊人用的一种有蚊帐的床，派生自 *κίωνωφ* 【蚊子】），在晚期拉丁语中叫 *conopeum*，到了中世纪叫 *canopeum* 【床帐】，法语的 *Canape*（有软垫的坐榻）由此变来。

古琴 (*Leier* = *λύρα* — 拉丁语 *lyra*)、齐特琴 (*Ziter* = *κιθάρα*，最初是个亚洲的语词——拉

丁语 *cithara*)、管风琴 (*Orgel*=*ὄργανον*=拉丁语 *organum*) 等乐器名, 都源于古希腊语, 尽管读音和词形已经不像古希腊语, 倒是这些乐器奏出的可爱乐音让人忆起古希腊的 *μουσική* (拉丁语 *musica*【缪斯的艺术】)。

这些“借词”尚属人们在历史的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借来的一类, 还有一类“借词”属于有意所为: 取古希腊语的词干构成新语词——在现代科学(尤其医学和自然科学)、技术和商业的命名活动中, 这种有意所为尤其多, 据说, 大量新发明的仪器、制剂和药物的名称甚至用滥了源于古希腊语的词干。

意大利人文(古典)主义时期以来, 现代自然科学家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 用古希腊语的词干来造新术语——由于自然科学家并非语文学家, 在借用古希腊语造新词时犯点语言学上的错不足为怪。比如, 化学家广泛地作为纯粹词缀来使用的词尾 *-yl* 本来是个古希腊的名词 *ἵλη* (森林、树林、木材)。当然, 这类“创造”也不乏天才性的, 比如, 布鲁塞尔的化学家 *J. B. von Helmont* (卒于 1649) 发现了一种与空气不同的气体, 可以用作燃料, 便借用古希腊词 *χάος* (空空的、巨大的空间, 或者发出可怕气味的容器) 构造出 *Gas* 一词 (在荷兰语中, *g* 音开头读如 *ch*)。1595 年, 地理学家 *Mercator* 在杜伊斯堡举办了一个图片展, 他给这个展取名为 *Atlas* (=古希腊神话中的国王 Ἄτλας), 结果, 后来所有的地图集都沿用这个名字。

现代医学得益于古希腊医术, 这是西洋人都知道的。但德国的医生如今并不知道, 德语的 *Arzt*【医生】一词借自古希腊语, 派生自晚期古希腊词 *ἀρχίατρος* ——这个语词本来的意思是太医或宫廷医生, 拉丁语作 *archiater*, 经过晚期拉丁语形式 *arciater* (*c* 读如 *z*), 到古高地德语中演变成 *arzai*, 最后到中古高地德语中定形为 *Arzt*。可以说, *Arzt* 这个词的前半部分是古希腊语动词的词干 *ἀρχ-* (开始、最先存在、统治), 后一部份才是古希腊语的名词 *ίατρός*【医生】(比较 *Psychiater* 精神科医生)。在德语中, *ἀρχ-* 这个词干用作前缀的例子还有一些, 比如说 *Erzhischof*(大主教)、*Erzengel*(天使长)、*Erzkanzler* (首相、总理)。

作为古希腊语素的“外来词”: 所谓“外来词”指几乎等于直接拿来就用的语词——据说, 现代科学(尤其医学、哲学和数学)中有上千专业词汇属于这类源于古希腊语的“外来词”。比如, 古希腊语中词干尾音带 *i* 的名词, 通常几乎原模原样地径直作为外来词用于现代西方语文之中: *Analyse* (= *ἀνάλυσις*【解开、分开】) — *Apokalypse* (= *ἀποκάλυψις*【揭开】) — *Krise* (= *κρίσις*【选出、判定】) — *Praxis* (*πρᾶξις*【事实、行为、交易】) — *Physis* (*φύσις*【自然、天性】)。西方人中多喝过几年古墨水的人喜欢按使用外来词的多少或说外来词时的发音来判断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 或者通过多用这类外来词来显示自己古墨水喝得多(有点像咱们的章太炎, 据说他老先生写好文章后要最后润色一遍: 把一些如今常用的字形换成三国前的字形=如今叫“异体字”)。

这些作为外来词被采用的古希腊语词在现代西方语文中当然不是全都一点儿变化没有, 毋宁说, 外来词的变化不是像借词那样, 深入到词干, 从而是实质性的变化, 而是重音位移、词性变异、尾音节变形等, 词义和基本词形并没有实质性变化。

我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变化是否有规律可循，抑或完全是任意的？无论如何，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形，对于我们的现代西方语文知识的长进不无裨益，尽管这些个变化在英、法、德语中多有不同。

重音位移——古希腊语的 *Ἡρακλῆς* 重音在尾音节，为什么到拉丁语中就成了 *Hercules*（重音在前音节）呢？这里有一条拉丁语的重音规则：多音节词的重音在前音节，前提是次音节为短音节；若次音节是长音节，则次音节为重读。比如：

Ὅμηρος = *Homerus* — *Σωκράτης* = *Socrates*

Ἀριστοτέλης = *Aristoteles* — *ποδάγρα* = *Podagra*;

这些变化更多是为了词韵的明晰，而非令人头痛的词义变化。

刚好颠倒过来的情形是，古希腊语中的前倒音节重读，在相应的拉丁语中变成次音节重读，这可以从已提到过的例外来解释：若多音节的拉丁词重音落在次音节上，则这个音节必定是长音节，*παράδειγμα*【榜样、模范、先例、样品】拉丁语为 *paradigma*，这种例子让人们在死记硬背古希腊语单词时很伤脑筋。

古希腊语词在经过拉丁语演化为现代欧洲语言的过程中，常常丢失了开头的元音和结尾音：*χορός* 经 *chorus* 变成了 *chor*，*τύραννος* 经 *tyrannus* 变成了 *tyrann*；*κάμηλος* 经 *camelus* 变成了 *Kamel*；*μονοπώλιον* 经 *monopolium* 变成了 *monopol*。在丢掉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尾后，重音自然便落到了尾音节，尽管词形有时候是直接来自拉丁语，有时候则采用的是法语形式，比如 *φιλόσοφος* — *philosophus*，德语为 *Philosoph*。同样的情形还有 *Demokrit* — *Hesiod* — *Korinth* — *Athen* — *Peloponnes*。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报章上有不少关于一个叫 *Londonerry* 侯爵的议论，侯爵的名字由 *London* 和 *Derry* 组合而成，正确的发音有两个重音，听起来很顺耳。德语作家 *Theodor Fontane* 的老爹却把这名字看做一个词（因而只有一个重音），把惟一的重音放在前音节的 *o* 上，听起来浑然如雷，不顾同胞嘲讽他是猪嘴。

尾音节变形——看来，从古希腊语词到现代西方语文的外来词的转化，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任意；重音位移如此，词形的词尾变化也如此。

古希腊悲剧诗人的名字 *Αἰσχύλος*，在德语中通常采用其拉丁语形式 *Aeschylus*，开头元音和结尾元音显然变了（英语、法语变得更厉害），说 *Aischylos* 几乎会被人看作装风作雅。*Ai-*按拉丁语的规则变成 *ae=ä*，*ei* 多半变成 *i*，偶尔会是 *e*，*oi* 则变成 *oe*。伯利克勒斯时代的大艺术家 *Φειδίας*，现在只以拉丁语形式 *Phidias* 流通，要是碰到古希腊语形式的写法，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古希腊语地名 *Μουσείον* 是缪斯经常住的地方，如今写作 *Museum*【博物馆】（词义也有改变，当然，古希腊语也可以有这层意思）；对于吕底斯富有的国王 *Κροῖσος*，如今用的也是其拉丁语形式 *Croesus*。英语和法语中的古希腊语外来词多不是采用其拉丁语形式，因而与德语的用法又有差别。

所有这些例子表明，词尾的变化多少有其规则。比如，

-ος 和 -ον 在拉丁语和德语中都变成 *-us* 和 *-um*，

-ρος 在经过拉丁语到德语的过程中则丧失了整个词尾，于是，*Αλέξανδρος* 便成了简朴登场的

Alexander,

-τρον, 经过拉丁语词尾 *-trum* 到德语和英语中成了 *-ter*, 比如 μέτρον — *metrum* — *Meter*;
Θέατρον — *theatrum* — *theater*。

总的来说, 对词尾为 *-ος* 和 *-ον* 的第二变格式名词, 德语通常采用经罗马人改变过的词尾形式 (*-us* 和 *-um*)。不过, 对产于 *Samos* (萨摩斯) 岛上的甜烈酒, 现代西方人给它的标志性名称仍然为切合古希腊语原形的 *Samos*。无论如何, 不能把所有对古希腊语词原初形式的偏离都视为“出错”, 因为, 每个民族都喜欢在吸取外来语言时按自己的习惯和意愿重塑语词形式, 于是, 所谓约定俗成的最终就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 好些古希腊语的专有名词是阴性词尾 *-η*, 这一词尾在拉丁语中通常变为 *a*, 在德语中则或 *a* 或 *e*; 西方人为 Ἑλένη-*Helena*、*Helene* (海伦) 这全希腊最美的女人殷勤地保留了富有激情的拉丁语形式。在德语和法语中, 有些名词词尾的 *e*, 其实就是古希腊语名词阴性词尾的遗留物: στρατηγός — *strategus*, 法语为 *stratège* 或 *stratégie*, 德语为 *Stratège*。

以 *-ια* 和 *-εια* 结尾的第一变格式名词, 主要是些政治和科学意义上的抽象名词, 进入现代西方语言中后, 词尾大多变成了 *-y* 或 *-e* :

monarchy (= μοναρχία 【君主制】)、*aristokraty* (= ἀριστοκρατία 【贵族制】)、*sympathy* (= συμπάθεια 【同情】)、*Asthenie* (= ἀσθένεια 【衰弱】, 比较 *Neurasthenie* 【神经衰弱】)。

德语的名词词尾 *-ie*, 主要得自拉丁语和法语的中介作用, 比如 *Philosophy* = φιλοσοφία = 拉丁语 *philosophia*, 法语 *philosophie*。通过这些语言细节, 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人化用古希腊语词时的共同经验。

从 *dogmatic*、*dramatic*、*thematic* 这些形容词的词尾, 可以看出以 *-ματ* 结尾的古希腊语词 (比如 *dogmat*) 的词干; 不过, 其名词的复数词尾就不是古希腊语的了, 比如德语的 *Dogmen*、*Dramen*、*Themen*, 法语和英语形式则用 *-s*: *Themas*。当然, 在古典学领域的书籍中, 见到古希腊文式的写法 (比如 *Themata*) 并不出奇。

——但 *Schemen* 是名词 *der Schemen* (空洞的影像) 的单数和复数同体形式, 并非 *Schema* 的复数 (*Schema* 的复数是 *Schemate* 或 *Schemata*)。

带词尾 *-εύς* 的专有名词如人名 Περσεύς — Ἰδομενεύς — Ὀδυσσεύς 在拉丁语和现代西方语文中都原样保留了其尾音节 = *Perseus* — *Idomeneus* — *Odysseus*, 但重音有改变。不过, *Achilleus* (Ἀχιλλεύς) 的写法则有几种可能性: 拉丁语为 *Achilles* (在诗句中则采用古希腊语形式, 但重音总是落在次音节, 因为拉丁语的重音永不在尾音节), 在德语中, 除了这两种形式外, 还有缩短形式的 *Achill* (古典语文学家或喜欢这样用)。至于阿喀琉斯的朋友和战友 Πάτροκλος (或 Πατροκλῆς) 的名字, 拉丁语和德语都是 *Patroclus*。

还有一些外来词的使用处于摇摆未定的状况, 比如在德语中, *Hymnus*、*Mythus*、*Tybus* 是古希腊名词 ἕμνος、μῦθος、τύπος 的拉丁语形式, 但在特定的语境中, 人们还是宁愿采用其古希腊语的形式 *Hymnos*、*Mythos*、*Typos* ——德国人则赋予它们纯粹德

语式的复数形式：*Hymnen*、*Mythen*、*Typen*。

——只有从这些复数形式出发，才能模拟德语的阴性弱变化名词（*die Blume*、*die Blumen*）倒过来给出的单数形式：*die Hymne*、*die Mythe*、*die Type*；法语形式 *hymne*、*mythe*、*type* 鼓励了这样的作法。

在使用阴性单数 *die Mythe* 时，现代西方人很少会真正带感情地想到古代的诸神和英雄的传说，只有熟悉古希腊经典的行家才会带着感情和教养意识来谈论普罗米修斯的 *Mythos*。阴性名词 *Type* 则相反，只有在排字工人的行业语言中才遇得到正确的用法，因为，这个语词形式（作为“印刷字母”）一般来说对他们习以为常。*eine Type* 的表达也许因此有了一个附带意思，因为，这样使用表明了一个人在语言上无教养。

词性变异——所谓“词性”的改变，指在古希腊语是阴性的名词，后来成了比如说德语的阳性名词。然而，要解释词性如此变化，非常困难，古典语文学家多认为，这方面没有什么规则可言。为什么德国人说 *das Orchester*【乐队】（ὄρχηστρα 是阴性）、*der Asphalt*【沥青；柏油】（ἄσφαλτος 明明也是阴性）？为什么说 *der* 或 *das Katheder*【讲台】（καθέδρα 为阴性），还有 *der Thermometer*【温度计】（其古希腊语词干 τὸ μέτρον 是中性）？有个幽默说法：专管语言变化规律的教授恰巧在碰到德语时脑子乱了——其实，词性的变异并没什么道理好讲，纯属历史的任意；至多可以说，古希腊语词在被融入另一自成体系的语文系统（比如说德语）时，自然得适应这个系统的规矩。

最著名的例子是，*βιβλία*【书本】（中性复数）在德语中成了阴性单数 *die Bibel*【圣经】，也许这是因为，*die Bibel* 被用来指称基督教的《圣经》=“书中之书”。但 *die Amphibie*【两栖类】（古希腊语为中性复数 τὰ ἀμφίβια）和 *die Mikrobe*【微生物】（古希腊语为中性复数 τὰ μικρόβια）为什么也如此？除了归因於的言语的任意性，没有谁说得清。

读音的变异：使用从古希腊语而来的外来词时，变化最大的要算读音。据说英国人和法国人根本不考虑古希腊语原来的发音，德国人则多采用拉丁化或法语化的读音，总之，几乎没有可能再按古希腊语原来的形式发音。在重音方面，拉丁语发音总的来说规定了现代德语中的古希腊词语：*Sokrates* — *Isokrates* — *Hippokrates*，不会用古希腊语的方式将它们念成 *Sokrates* — *Isokrates* — *Hippokrates*。不过，按此习惯，*Pentmeter* 和 *Hexmeter* 的发音倒接近古希腊语原初的发音，因为其重音本来就在前音节：*πεντάμετρον* — *ἑξάμετρον*。

有古典语文学家仍然坚持，无论如何总应该有个基本立场：对所有古希腊的人名要么采用古希腊语的词形和重音，要么采用通行的拉丁语词形和重音，比如，是 *Clio* 而非 *Kleio*（Κλειώ）、*Erato*（Ερατώ）、*Thalia*（Θαλεία）。总之，应该把历史地形成的一般用法，或诗人用语所认可的用法（如像 *Iphigenie* = *Ιφιγένεια*，拉丁语 *Iphigenia*）当作规矩或正确的。遗憾的是，即便当今的语言学也不承认甚至拒绝一种绝对标准，其理由是，语言并不是依据抽象、逻辑的规律来发展的，而是像生活本身一样，常常处在一种神秘、有机的生长中。

最后，不妨来看看当今文化世界满天飞的 *-ism*（通常译为“主义”）这个词尾的由来。

-ism 可追溯到古希腊语的名词词尾 *-ισμός*（拉丁语形式为 *-us*），这一名词词尾派生自动词性的词尾 *-ίζειν*，原义指模仿，比如，*ἑλληνίζειν* 意为行为举止学希腊人的模样，*μηδίξειν* 的意思是，模仿 Meder 说话、生活和思想。后来，古希腊的语法学家用 *-ισμός* 这一表达来指语言的特性，尤其语言的正确用法。到了近代，史学界的古典语文学家仿 *Ἑλληνισμός* 造了个新词 *Hellenism*，以指称古希腊历史上的晚期时代——在这一时代，古希腊的文明和语言成了整个西方和近东世界接纳和效仿的风范。由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拉丁词汇的基础上，*Protestantism*、*Naturalism*、*Fatalism*、*Egoism* 等等（德语保留了拉丁语式的词尾 *-us*；18 世纪流行法语形式 *egoisme*）一类新词，用来指某种思想、学说和倾向——原义仍然是一种“模仿”，所谓“康德主义”，无异于模仿康德的枯涩风采，所谓“黑格尔主义”，无异于学黑格尔的鬼样子，最终走进了古希腊人根本就不懂的 *Ism-Epidemie*（“主义”流行病）时代。

3. 古希腊语经典著作基本词汇

Thomas Meyer / Hermann Steinthal 编

【编修按】Thomas Meyer / Hermann Steinthal 编制的《古希腊语经典著作词汇：基础词汇和构筑性词汇》(Grund- und Aufbauwortschatz Griechisch) 长期深受德语国家的人文中学和大学中修习古希腊文的学生喜爱。这部词汇性质的小书从古希腊的经典著作家(从荷马到新约作者)的经典著作中挑选出最基本(也最常见)的语词,分两部分汇集在一起:基础词汇(1280个)和构筑性词汇(2605个)。编者挑选基础词汇的原则是:选录至少三位以上经典著作家常用的语词,掌握这些词汇,对于提高阅读经典著作原文的速度显然大有好处;所谓构筑性词汇指按作家(荷马、修昔底德、柏拉图等)和文类(悲剧、诗歌、哲学)来分类(共12类)的基本语汇,偏重在某个作家或文类中常见或基本的语词。

这里仅辑录构筑性词汇部分,因为,基础词汇部分的1280个语词在教程中基本上都包括进来了。与《凯若斯》上册内容相配,这里共辑录5类:诗歌—哲学—色诺芬—柏拉图—《新约》(共1200个语词),其余7类见下册附录。

语词的释义没有翻译,因为罗念生/水建馥先生编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已经出版,很好用;再说,好些也已经包括在本教程之中了。

凡词干相同的,以名词起首(派生于动词的名词,则以动词起首),随后为动词—形容词—派生名词,分别用破折号隔开,置于同一个编号中,形容词的二尾和三尾用括号括起来;复合词则用竖直线将词缀与词干分隔开。

诗歌

古希腊的大诗人多用各自的方言写作,因而,诗歌文本呈现为各种方言形式。在这里,形容词的阴性词尾统一以伊奥尼亚方言的 $-\eta$ 形式给出(我们知道,在多里斯方言中的形式为 $-a$)。同样,比如说名词 $\tau\acute{o} \kappa\acute{\alpha}\rho\eta$ 给出的亦为伊奥尼亚方言形式(相应的多里斯方言为 $\kappa\acute{\alpha}\rho\alpha$)。

在诗作中,诗人常常以“简洁”(simplicia)方式使用动词,从而,在诗人笔下,一个简单动词(通常含义较多)的语义往往仅相当于一个复合动词(通常含义较少而明确)的语义。

比如,

$\epsilon\tilde{\iota}\zeta\omicron\mu\alpha\iota = \kappa\alpha\delta\acute{\epsilon}\zeta\omicron\mu\alpha\iota$

εὔδω = καθεύδω

ἤμαι = κάθημαι

ὄλλυμι = ἀπόλλυμι

此外，诗人的用词与日常语言的用词也有差异，

τὸ ἦμαρ, ἡματος = ἡ ἡμέρα

κατα|κτείνω = ἀπο|κείνω

τὸ τέκος, κους = τὸ τέκνον

τὸ φάος, φάους = τὸ φωτός

1. τὸ ἄγαλμα — ἀγλαός (ἡ—όν) — ἡ ἀγλαΐα
2. ὁ αἰθῆρ — θέρος
3. αἴσσω
4. ἀλάομαι — ἀλήτης, του
5. τὸ ἄλγος, γους — ἀλγέω — ἀλγεινός (ἡ—όν)
6. ἄδω, ἡ ᾠδή — ἡ αἰοδή — ὁ αἰοδός
7. ἄλις
8. ἡ ἀλκή — ἄλκιμος(ἡ—ον)
9. ὁ ἄναξ, ἄνακτος — ἡ ἄνασσα — ἀνάσσω
10. ἡ ἀρά — ἀράομαι
11. ἀρήγω — ἀρωγός, ὄν
12. ἡ ἄτη
13. ἡ αὐδή — αὐδάω
14. ἄχομαι — τὸ ἄχος, ἄχους
15. ὁ βίος — ὁ βίωτος 和 ἡ βιοτή
16. βλέπω — τὸ βλέφαρον
17. βροτός (ἡ—όν) 和 βρότειος, ον—ἄμβροτος, ον 和 ἀμβρόσιος, ον
18. τὸ γένος, γίγνομαι — γείνομαι — γεγαώς, αὐῖα 和 γεγώς, ὤσα, (α)ῶτος
Ἑλένη, Διὸς ἐκγεγαυῖα ὁ κασίγνητος
19. γηδέω — γέγηθα
20. ὁ γόος — γοάω
21. ἡ δαίς, δαιτός
22. δαμάω — δαμάζω — ὁ δμῶς, δμῶς — ἡ δμωή
23. δήϊος (ἡ—ον) — δαΐος (ἡ—ον)

24. ἡ δίνη — δίνω
25. δῖος (α— ον)
26. οἰκοδομέω (ὁ οἶκος) — ὁ δῆμος 和 τὸ δῆμα, ατος (常见复数用法) — τὸ δέμας (仅主格和四格)
27. τὸ ἔγχος, χους
28. ἔνεκα — οὐνεκα
29. ἐνέπω — ἐννέπω
30. ἐπείγω — ἐπείγομαι
31. τὸ ἔργον — ἔρδω — (不定过去时 ἔρδω)
32. ἐρεῖδω
33. ἐσθλός (ή—όν)
34. ἡ εὐνή
35. ἦκω. ἀφικνέομαι — ἰκνέομαι 和 ἐφικνέομαι
36. ὁ θάλαμος
37. θάλλω — θαλερός (ή—όν)
38. θέω — θσός (ή—όν)
39. ὁ ἡμερος
40. ὁ ἴος
41. καλύπτω
42. ἡ καρδία — τὸ κῆρ. κηρός 和 τὸ κέαρ (仅主格和四格)
43. τὸ κάρη κάρητος / κερήατος / κρατός
44. κείρω
45. κελαινός (ή—όν)
46. ἡ κέλευθος 和 τὰ κέλευθα
47. κεύθω
48. κήδομαι — τὸ κῆδος, δους
49. ἡ κῆρ. κηρός
50. κλίνω
51. κλύω — τὸ κλέος. κλέους — κλυτός (ή—όν) 和 κλειτός (ή—όν) — κλεινός (ή—όν)
52. ὁ κοίρανος
53. ἡ κόμη
54. ὁ κόρος ἢ κοῦρος — ἡ κόρη ἢ κούρη
55. ὁ κρατήρ ἢ κρητήρ, ῆρος
56. κυάνεος (η—ον)
57. τὸ κῦμα, ατος
58. λάμπω
59. ὁ λαός
60. τὸ λέχος. χους 和 τὸ λέκτρον — ἡ ἄλοχος (α+λέχος)
61. αἱ λιταί — λίσσομαι

62. λούω — τὸ λουτρὸν
63. λυγρός (ή—όν)
64. τὸ μένος, νους — δυσ | μενής, ές — ή μήνις, ιος — μηνίω
65. μένω — μίμνω (现在时词首重复)
66. τὸ νεῖκος. κους
67. νέρθε — ένερθε — 比较级 οί νέρτεροι — 最高级 νείατος (η—ον)
68. τὸ νέφος. φους — ή νεφέλη
69. νήπιος (η—ον)
70. ὁ νόστος — νοστέω
71. ή νύμφη
72. νῶι — 属格和与格 νῶιν
73. ξανθός (ή—όν)
74. τὸ ξίφος. φους
75. οἷ — οἴμοι — οίμώζω
76. οἶος . ὅσος — τοῖος (η—ον) — τόσος, τόσσος (η—ον)
77. ὁ οἰωνός
78. ὁ ὄλεθρος — ἀπ | ὀλλυμαι — ὄλωλα — ὀλοός (ή—όν)
79. τὸ ὄνειαρ, ατος
80. ὀράω — εἶσ | οράω
81. ὄρνυμι — ὄρνυμαι
82. ὁ ὄχος — τὰ ὄχεια — τὸ ὄχημα, ατος
83. πάλλω
84. τὸ πάθος (<πνθος) — τὸ πένθος, θους — πενθέω
85. πάρος
86. πείδομαι — πέποιδα
87. πέλω — πέλομαι
88. πέραν — περάω
89. πέρω
90. τὸ πῆμα. ατος
91. πλησίον — πέλας — πελάζω — πλησίος (η—ον)
92. τὸ πνεῦμα — πνέω — ή πνοή . πνοιή
93. πολιός (ή—όν)
94. ὁ πόσις. σεως — ή πότνια
95. πότε — οὔποτε
96. ὁ πότμος
97. ή πρύμνη — πρύμνα
98. ἑγγυμι
99. σεύομαι — 不定过去时三单 ἔσσυτο